

# 渔阳里：“开天辟地”光辉历程的起点

朱少伟

风云激荡的20世纪20年代,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之间,有一片石库门建筑叫做渔阳里。此处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靠近环龙路的一段(建于1912年)是老渔阳里,靠近霞飞路的一段(建于1917年)是新渔阳里,因许多中国共产主义先驱匆匆穿行,所以它被誉为“共产主义小道”。当年在其中两幢石库门房屋里所发生的一切,犹如迅雷划破黑暗夜空,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

## 老渔阳里: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地点

1920年春,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由北京抵沪,入住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他主编的《新青年》也随迁于此,这是砖木结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陈独秀离开北京时,李大钊与他约定:我在北京,你在上海,我们分别做建党的准备工作。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经李大钊介绍,来到申城会见陈独秀,在此就建立党组织一事进行商谈。

5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发起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等参加,组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酝酿建党工作。那时,毛泽东由北京抵沪,曾赴陈独秀寓所拜访,讲述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还听他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他一起谈论马列书籍和政治信仰。

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经两次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并起草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正式成立,根据李大钊的意见定名“中国共产党”;11月,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由陈独秀担任书记,它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9月,陈独秀把《新青年》改版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内容为宣传新文化运动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辟“新论”“通信”“随感录”等栏目;年底,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该刊由陈望道主编,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也在老渔阳里2号参与编辑。

11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共产党》,系月刊,编辑部设于老渔阳里2号;该刊第一次在中华大地树起“共产党”的旗帜,阐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共出

版6期。李达作为主编,常在亭子间里挑灯夜战。

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机关,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会议地点和日程,起草和刻印相关文件,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赴会。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会议期间,鉴于全国党员人数较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先建立由3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共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9月,陈独秀从广州返沪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仍寓居老渔阳里2号,常在此与宣传主任李达、组织主任张国焘商量党的工作,并发表《中央局议决通告》《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等重要文件,这里成为第一个中共中央局机关。由于《新青年》常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引起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同年10月4日和翌年8月9日,陈独秀曾两次被捕;至1922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局机关迁往别处。

## 新渔阳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重要基地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发挥了“临时中央”职能,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成为其开展工作的重要基地。这是砖木结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了开辟宣传阵地,经维经斯基帮助,成立之初便创办了一个红色通讯机构——中俄通讯社,设于新渔阳里6号,由杨明斋主持。1920年7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世界要闻”专栏首次发表中俄通讯社的《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从此,中俄通讯社的稿件不断亮相于国内报纸,颇受各界关注。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诞生。发起人是俞秀松(担任书记)、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8名青年,机关设于新渔阳里6号。未满一个月,团员就发展到30多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陈独秀还将团的章程寄往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在革命青年中建立团的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起了中国青年团发起组作用,青年共产国际东方书记部曾在信中赞扬“上海的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1921年3月,上海已有团员约200人,全国已有

团员千余人,于是在沪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俞秀松担任书记,机关仍设于新渔阳里6号。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于1920年9月在新渔阳里6号开设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俞秀松担任秘书。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头版登载了《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其实,这只是以公开办学作为掩护,学员主要由各地进步团体推荐。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少时为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百人。曹清华的《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回忆:“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地点是渔阳里6号。我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那时叫蒋侠僧)、王一飞等都是同班同学。”1921年春,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30多名学员先后离开外国语学社,分3批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1920年10月3日,党组织领导的上海机器工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筹备会,由在海军造船所(后为江南造船厂)做钳工的李中担任临时主席。各工厂工人代表七八十人参加,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等以“参观者”身份出席,并成为“名誉会员”。会议讨论通过了陈独秀指导草拟的《上海机器工会简章》,宗旨是“谋本会会员底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痛苦”。

## “渔阳里精神”,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100周年之际,新老渔阳里作为我党“开天辟地”光辉历程的起点,两个相连的街坊更引起瞩目。

当年新老渔阳里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许多重要人物的聚合点,如陈独秀、杨明斋、俞秀松、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曾在此奋战,毛泽东、林伯渠等曾在此留下身影,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梁柏台、雷晋笙、汪寿华等曾在此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其中不乏江南文化孕育的中华优秀儿女;这里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如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第一个红色通讯社、第一份党刊、第一个青年团组织、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产业工会、第一个中共中央局机关等都出现于此。史实证明,正式建党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于此,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孕育。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祥地,这里产生了“渔阳里精神”:勤于学习,勇于进取,敢于攻坚,善于创新,富于建树,乐于奉献。它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使红色基因充满生命力。

# 福至心灵,心至慧生

——读颜萍《至慧集》有感

古 鉴

## 阅读与欣赏

拿到颜萍新作《至慧集》,看着书名,脑子里便闪出八个字:福至心灵,心至慧生。直觉告诉我,颜萍的这本新作,主题应该是她对于人生的体验、思考与感悟。

读到首篇《阿奶的白菜炖蹄蹄》,一种暖暖的幸福感就扑面而来。尽管是清明,尽管是扫墓,颜萍却因为“梦见一碗蹄蹄的故事后,笑着醒来”。梦里是阿奶做的一碗白菜炖蹄蹄,这是颜萍“每次吃蹄蹄的时候,家里总会欢声笑语”的一则“被说了一遍又一遍的故事”。小时候有阿奶呵护的颜萍不仅有美食,而且有快乐。我读着读着想哭。我一直以为,一个人小时候的生活里有阿奶是一种福气,我的记忆中就没有阿奶,因为我生来就未见过阿奶。所以,每每读到有人回忆阿奶的文章,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少了一只角。

《朴素的红烧肉》里,吃着母亲做的红烧肉,“总觉得别人家的都好吃”。颜萍不仅有一位会做菜的好阿奶,还有一位会做朴素的红烧肉的好母亲。显然,一道朴素的红烧肉,不只是为了味道好吃,还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它与灵魂的成长有关。颜萍写道,“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妈妈做的红烧肉的味道,也许这就是穿越味蕾直达灵魂的记忆”。这就是福至心灵!颜萍知福惜福,把福写成文字,让人们分享。

《至慧集》的文字,都与颜萍的生活、工作有关,写的是生活中的日常与司空见惯的小事杂事,有些甚至就是一只馒头,一次茶聚,一袋萝卜,但是,因为颜萍是以她自己的心灵去观察生活、感悟生活的,所以,那些记录生活日常的文字里闪现着思想的火花、人生的哲理。笔到心到,心到慧生。一只馒头——“做人也该像馒头那样,淡而实”,一只葱油饼——“希望看到和倍感骄傲的文化遗产”,一个山核桃——“识材、试材、品材、爱材、惜材”,一个萝卜——“认识事物都有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只看表象,也许就错过了蕴涵其中的玄机”。

《至慧集》里的文字,真实、真情、真话。我特别喜欢其中“云间乡贤”里的十篇文章,这些篇章涉及当代已故的11位松

江籍代表人物。因为他们的复杂人生,自然会有不同的评价,甚至还有种种议论。写好这些人,既需要才气,更需要勇气!但颜萍似乎毫无顾虑,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独立的判断及独有的文风,将他们写出来了,写得真实而感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文字中没有大话、套话、空话、虚话。这些文字,或将成为纪念这些松江乡贤的珍贵史料!

写真话,不仅是一种表达行为,更重要的是履行一种责任。颜萍在《写作与生活》中直接说“写作是一种责任”,“写作要能思考社会问题,要有社会正义感,社会责任感”。《至慧集》充分体现了这一追求。《急刹车下的新思考》《停课不停学思考》等等,都是带着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思考的社会问题。我特别敬佩的是,当一些人还为因疫情而宅在家里坐立不宁的时候,颜萍却在专注地思考着疫情带给人类的挑战及造成的一些问题;当一些教师、家长与孩子面对停课不停学的问题纠结迷茫的时候,颜萍已连续写出了五篇思考,且每一篇思考都表明了鲜明的立场与态度,积极而正面。颜萍关心子女的成长,热心教育,她还担任着一所学校的家委会主任,《至慧集》中收录了她在学校的两篇演讲,这两篇演讲充满激情,充分体现了她的家国情怀。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社会正义感,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向往恬静。颜萍把她出版的第一本书命名为《向往恬静》,在这本《至慧集》里,又专列一辑,还是命名为《向往恬静》,可见,恬静在颜萍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要。恬静是什么,就是恬淡、安静的人生状态。平日里,颜萍常去或向往的地方有两个,一是植物园,一是图书馆。这两个地方,便是恬静的地方。“我知道,骨子里我是个解风情又不解风情的人,只有植物园才是我向往的伊甸园;我知道,骨子里我是个爱读书又不懂书的人,只有图书馆才是我的精神家园”。认识恬静,需要智慧;向往恬静,更需要智慧。“恬静最美,心向往之”,实际上,恬静是一个美丽的境界,是人生的姿态,生活的姿态,更应是生命的姿态。

《至慧集》是一种如火柴一般的智慧集,读着读着,会因她的一段故事,一个思考,甚至一句话,不经意间,就点燃了我们的思想火花,令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与生活,或者社会与实际,产生一种新的认识。这便是我读《至慧集》的一点感受。

# 百年沪剧与松江(十三)

周 平



闵德贤登台参加永丰社区戏剧(曲)文艺沙龙展演



闵德贤夫妇在社区舞台演出

## 曾记当年沪剧团(下)

闵德贤唱沪剧是1958年就开始了的。当时,他虽为理发师傅,但真正在店里替人剃头的时间还真不多,一直在“不务正业”地搞着文艺演出——当然都是组织上安排他去的,什么征兵宣传啦,健康饮食宣传啦,爱国卫生宣传啦……总之,在那个年代中,文艺宣传是我党群众工作的一大法宝。好在理发店里多他一个少他一个也不在乎,可演出队中他绝对是主力呀!

从十五六岁起开始受松江沪剧团王中玉老团长等辅导指点学唱沪剧的闵德贤,父母亲倒也不是什么演戏或是滩簧迷出身。他喜欢唱沪剧完全是自己所好。尽管他这么喜欢演唱,也常常被市群艺馆借去,一些剧团也多次想调他去,但他就是不肯。问他究竟什么原因,他说也没什么特别原因,就是不想正式唱戏的,想唱什么就唱,不想唱就不唱,多自由啊!

沪剧团里,闵德贤始终是绝对的头牌小生。除他以外,上海仪表机床厂、上海

第四机床厂的王忠发、周伟康、沈琦等几位男演员,当时也是比较有名的。

在俱乐部演出队,闵德贤认识了后来成为闵太太的任瑞新小姐,她是一家手套厂的工人,也是因为喜爱文艺而先参加了厂里的宣传队,后又到俱乐部文工团看中,进了越剧团。前些年,在松江各沪剧沙龙的活动现场,我们常常能看到这一对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两口,依旧在唱个不停——不过,闵太太任老师早已“弃”越剧唱起了沪剧,杨(飞飞)派蛮浓得来!

说起唱戏,闵德贤身上还有一只故事可讲。那是在“文革”中,正是大唱革命样板戏的年代,文艺小分队当然更是“义不容辞”。那一天正是大伏天,气温高达39摄氏度以上,闵德贤他们的《红灯记》上演了。他穿着铁路工人的呢制服,扮演着男一号李玉和。因为身材不够魁梧,服装设计还让他胸前塞了点东西。起先倒是一切正常,可当演到喝那碗壮酒时,闵德贤突然感到那垫块在往下坠。可不能出洋相呀!他于是赶紧左手隔着制服往上托里面的垫块,右手端着酒杯,摆着

## 《松江老字号》征文选登

# 迎宾楼的记忆(四)

吴宗玉

客,胃口不大,嘴挑剔。他们点了时令菜炒蚶蟹、招牌菜清炒鳊糊等,小酒以伴。两位笑星边吃边翘起大拇指,连声夸味道好:赞!赞!赞!邀主厨王苟上楼相见,双方客套了一番。席间,姚周兄弟俩用刚从乡下学到的洋泾浜松江闲话跟服务员交流,并虚心讨教请纠正。戏剧爱好者贾才婉靓丽活跃,不时鹦鹉学舌,气氛热闹有趣。笑星大师语言功底深厚,很快掌握和巩固了不少松江方言的音律和语义,离别时,周柏春双眼眯成一条线,用松江话音准字清地致谢“什那迎宾楼菜味道真是好吃起好吃来”。那时我在松江一中上学,放学后有幸近距离观赏了冷面滑稽大师的风采。

“文革”中,迎宾楼改名九峰饭店。但九峰三柳的老乡亲们都知道,松江最大最有名气的饭店是迎宾楼,仍习惯以老酒家之名称呼。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逢大批知青返城,政府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最高峰时期,结婚、庆贺、会友、会友的特别多,而迎宾楼正是举办宴会亲访友的首选之地。那时35元一桌的宴席:四双拼冷盘、八热炒、四大主菜、两道点心,相当丰盛,其中不乏干贝、鱼肚、鱼翅和海参等珍品,良辰美食一对对新人和众嘉宾念念不忘。当时迎宾楼还推出和菜(套餐),价格4元至20元不等,到店里点一桌菜,品小酒叙情谊的顾客络绎不绝。当时的主厨是邓伯根,厨艺一流,相当有名,其水平本行业职工一致公认,店里职工都喊他大王。邓伯根和孙金魁都是菜如其人,烹饪制作漂漂亮亮,灶台打理得清清爽爽。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私营餐馆逐渐占据半壁江山,给国企带来了压力,迎宾楼却凭借一贯的好口碑,依旧顾客盈

门,长盛不衰。但遗憾的是在1994年松江老城改造中,迎宾楼落下帷幕,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当地的父老乡亲 and 来松江的商人及游客,回忆起在迎宾楼品尝过的一道道江南佳肴,至今齿颊留香,回味无穷。在那些年里,迎宾楼还先后培养出多名高级厨师,为松江地区餐饮文化水准的提升作出了奉献。尤其值得自豪的是,经过全体职工长期的努力,迎宾楼酒家以菜肴色香味美量足、服务耐心热情周到、环境幽雅舒适卫生,连续十几年荣获市级先进门店称号,成了行业界的老大和排头兵。

沧海桑田,世事多变。想当年迎宾楼由松鹤楼而创,松鹤楼则因合意馆而建,走过了70多个年头。从祖辈到父辈,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从私营到国企,迎宾楼秉承“经营餐饮文化”的理念,力争精诚服务;而社会各界对迎宾楼的肯定和支持,使这家老店在困难面前不屈不挠,总是充满信心积极应对。几代迎宾楼人兢兢业业、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大家的共同努力,成就了迎宾楼在老松江人心里的金字招牌,令人念念不忘。

从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历经半个多世纪,迎宾楼不仅成为松江人舌尖上的记忆,更是留下一份不可或缺的松江文化记忆。

谨以此篇,告慰我的祖父、父亲。

作者后记:此文很多内容,来自我尚健在的97岁的母亲周秀珍、93岁的邓根根师傅的回忆。两位老人思路清晰,对迎宾楼的往事记忆犹新。此外,还要感谢老同学对本文的倾力整理,以及王丹萍女士的修改润笔。

那人们熟悉的英雄pose(姿势),唱道:“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上下雄赳赳……”唱完这句,他一个惊颤:不好!豁边了!把“浑身是胆”唱成“浑身上下”了!好在闵德贤唱了这么多年戏,舞台经验还不缺,再加上凭着自己“根正苗红”的资本,倒也没进一步“抖索”下去,硬是就这么唱完全段,“雄赳赳”地下场而去。

令人唏嘘的是,2016年9月25日晚,这位晚年一直在松江各沪剧沙龙活跃的老沪剧迷,因心梗突发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享年77岁。哀哉,这之前的8月30日,笔者还亲眼目睹他在永丰社区戏剧(曲)文艺沙龙展演台上演得活灵活现呢!

## 生活茶座

盛庆庆 书